

九十年代香港大專 國文科教學展望

記錄整理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及中國語言文學系聯合主辦「九十年代香港大專國文科教學展望」座談會，邀請嘉賓包括香港大學、浸會學院、嶺南學院、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合共五所大專院校的國文科負責人或教師，其他出席者有中大中文系講師、語文導師及學生等，所有出席者都以個人身份參加。中大中文系系主任鄧仕樑先生致詞後，各院校嘉賓介紹各自院校語文科及語文教師概況，繼而討論本科面對的困難，及將來的發展，焦點集中於制訂大專學生語文水平要求的可能性，以及日後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對大專國文教學的影響。最後，與會者研究各院校交流合作的方式。由於發言踴躍，座談會歷時三小時。以下是這次會議內容的紀要。

座談會發言者：

李家樹博士(香港大學)	吳尚智先生(城市理工)
單周堯博士(香港大學)	張雙慶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主席)
范國先生(浸會學院)	鄧仕樑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周國正博士(嶺南學院)	楊鍾基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陳榮石先生(理工學院)	鄭健行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陳志誠先生(城市理工)	王晉江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會議開始，主席張雙慶先生指出，「大學國文」是傳統中國式大學特有的科目，過去數十年間，由於內外因素的影響，此科經歷了各種變遷。目前香港的形勢，無論在社會或教育各方面皆有顯著變化，「大學國文」也到了改變的時候。中大一直設有「大學國文」科，對其變遷演化可稱頗有經驗，因此對本科的趨向發展十分關心。從前各大專的國文科教學往往各自為政，1994年預科統一完成後，各校有共同的收生基礎，因而或有合作的可能，舉辦這次座談會，目的即在於此。

各校語文科概況

根據各院校嘉賓提供的資料，六所大專的國文科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港大沒有所謂「大學國文」；浸會、嶺南、中大都有供外系學生修讀的國文科，但浸會、嶺南較傾向實用方面；兩所理工的國文教學也偏重實用，但其課程設計隨修讀學生的系別而異。

據港大李家樹博士說，該校一兩年前曾考慮由文學院開設「大一中文」、「大一

特 稿

英文」，供全校學生修讀，其後礙於財政及其他因素沒有實行。日後縱使推行，也只限於文學院之內。目前港大中文系提供的一年級課程分兩組：

- A 文學史、文學要籍介紹、語文通論——為攻讀中文學位課程學生而設
- B 應用文、古代文學選讀、現代文學選讀——為攻讀翻譯學位課程學生而設

總體而言，課程以學術、文化訓練為主，也有實用成份，但並非供全校不同科系學生修讀，因此與所謂的「大學國文」科有異。

李家樹博士又透露，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開辦後，一年級課程會有相應調動，A、B兩組將合併，「文學史」和「應用文」取銷，「古代文學選讀」、「現代文學選讀」合而為一，加上原來的「文學要籍介紹」及「語文通論」，合共三科。

另一方面，港大將開辦「中文傳意」二年制學位課程，內容包括傳意理論、實際寫作訓練等。此課程因應學生畢業後從事非教學工作的需要而設計，與中文系的課程相比，較強調實用性。

浸會學院的中文課程有兩類，文學性及專門性的課程由中文系開辦，供非中文系學生修讀的國文科則由語文中心負責。後一類科目除理學院外各系必修。理學院豁免的原因，范國先生認為可能因為理學院認為國文科對該院學生用處不大，而且理學院本科課程學分已不少。但理學院學生仍需修讀英文科。

浸會國文科授課內容有以下五項：說話能力、應用文、語文基礎技巧、寫作、簡體字，由此組合成三類課程。上課採用講授及導修形式，導修每組不超過二十人。教材方面，各科分別編寫，並沒有採用教科書。習作每學期四至六次，期終須考試。學生總數每學期約六百人，可在一年級或二年級修讀。至於學生質素，范國先生認為視會否修畢預科而定，但整體來說不算高。

范國先生又指出，本科目與七十年代的「大學國文」比較，有相同也有相異，相同之處是兩者皆屬必修科，均重語文訓練；相異之處是目前教材只限於現代漢語。然而其精神仍與傳統「大學國文」相近。

嶺南學院供各系學生修讀的中文課程有「普通話」及「現代中文傳意」兩門，學生須選擇其一。「現代中文傳意」是應用性的科目，屬學期課程，每週上課三小時，其中兩小時講授，一小時導修，佔三學分。課程內容包括：實用文字的特色、各地應用文的格式、寫作訓練。教材採用各地出版的應用文書籍，輔以政府文件。習作合共七次，不設考試。每學期開設七班，每班三十人。學生質素方面，周國正博士認為以商學院學生較佳，但仍不理想，大部分學生基本訓練不足，語法、詞彙均有毛病，也有錯別字的問題。

周國正博士又指出，嶺南學院中商學院學生人數最多，為適應將來就業需要，課程設計較偏重實用。雖然在校長大力提倡下，全校規定必須修讀中英文，但中文科受重視程度未及英文，此情況尤以商學院為然。而選修「普通話」的學生也較選修「現代中文傳意」的為多。

中文大學的「大學國文」為學年課程，公開試中文科成績優異人的學生豁免修讀，另有一部分學生入學後須參加程度甄別試，以決定是否需要修讀，其餘規定必須修讀。「大學國文」每週上課三小時，其中兩小時講授，一小時導修。教學目標在訓練學生運用中國語文的能力。教材分為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文常識三方面，皆編有教科書。習作則包括作文、日常應用文章、語文練習及課外閱讀。考試方面，每班由任課教師設計測驗外，尚須參加每學期一次的共同考試。1990至1991年度修讀學生共916人，平均每班約22人。

理工學院陳榮石先生說明，該校的中文教學除中文及翻譯學位課程外，尚有服務性的中文課程。各科系學生是否修讀中文課程，系方在設計課程時已決定，因此並無學生自由選修的制度。至於授課時數及教學內容，皆須因應有關科系提供的條件而調節。

有關課程名為「實用中文寫作」，主要是書面語的訓練，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基本寫作能力，其二是應用方面，例如格式、用語、傳意原則等。另有普通話課程，由中文組普通話教師負責。整個教學時數最少三十小時，通常為四十五小時。採用研習班方式上課，每班約二十人，導修由教師自行調配。教材由教師編寫，書面習作約六至八次，口頭報告兩次，沒有考試。班數視外系要求而定，目前趨於減少。對於學生質素，陳榮石先生認為在字詞句方面都有明顯的毛病，而且閱讀量不足，只對課本範文有認識。

城市理工為外系開設的中文課程有「中文傳意技巧」及「專業中文」（如「法律中文」、「商用中文寫作」等），授課時數及內容也須因應外系條件而定，與理工學院的情況相類，吳尚智先生比喻為廚師與客人的關係。城市理工的國文教學主要分為語文訓練（應用文）及口語訓練兩方面。課程由三十小時至九十小時以上不等，以倍數增加。每班二十人，以導修為主，有時加上小型的講課。以三十小時的課程計算，共有習作五次，另加上課堂即時練習。成績計算以平時表現為主，考試僅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學位課程和文憑課程的入學條件不同，對學生中文水準的要求有別，因而學生質素參差不齊。

語文教師方面，浸會學院及中文大學均有獨立編制的語文教師，浸會語文中心任教國文科的教師合共六人，其中三位為兼任教師，全職教師每週上課約十節，兼任教師約八節。中大「大學國文」科由語文導師及部分中文系講師、助教任教，習作編排、成績考核等主要由語文導師負責。中大語文導師共十二人，平均每週任課十二節。嶺南學院及兩所理工學院都沒有專任的語文科教師，嶺南中文系教師共有六人，另兩位

兼任教師，每週任課平均約十四節；理工中文組教師共九人，每週任課十五節；城市理工專任教師十多人，另有兼任教師，目前講師級教師工作負荷每週十二至十三節。陳志誠先生特別指出，由於城市理工採用「學科單元制」(Modular System)，教師需負擔大量非教學工作，如測量學生程度、成績考核、講義編排等方面的聯絡工作。此外，城市理工全日制課程為三學期制，夜校為四學期制，教師要負責四學期的授課，因而工作量頗為沉重。未來城市理工成立「高級專業學院」後，在該學院任教的教師每週上課時間更將增至十五節。

師生比例各院校相去不遠，約由1:10至1:14不等，浸會學院按教師實際批改作業的數量計算，每一教師需負責六十至一百二十名學生，中大則在七十五人左右。

語文教師學歷要求，浸會為碩士或以上，中大為學士，城市理工要求較寬鬆，不限於英聯邦學位。嶺南沒有專任的語文教師，因此並無特別要求。周國正博士、鄧仕樑先生均表示所屬院校暫無人才流失或人手不足問題，陳志誠先生則認為問題嚴重。

文化承傳與語文訓練之爭

討論部分最初集中在大專國文科教學目的上。「大學國文」是中國式大學的特有科目，中大一直有開辦，嶺南學院在校長大力提倡下決定開辦。浸會學院目前屬三年制的英式大學教育，此科或可視為一種舊制的遺留。至於純英制的港大，則從來沒有此種科目。單周堯博士認為是否開辦「大學國文」實與三年制或四年制有關。

傳統的「大學國文」科十分重視文化承傳的使命，目前各大專的語文訓練則多偏於實用，無論是基本能力的訓練或配合不同科系的專業中文訓練皆然。單周堯博士本人同意「大學國文」應有文學、文化修養的成分，語文訓練應在小學、中學階段進行，但目前環境下卻不得不重視基本語文訓練。張雙慶先生則指出語文訓練除技巧層面外，尚有文化背景，但這一點往往不為外界所認同。

李家樹博士透露港大曾就各系是否需要中文訓練諮詢各系主任，百分之九十回覆認為需要培養學生語文運用的能力，可見文化使命並非考慮的重點。周國正博士則指出專上學院中文科的設計與政府政策有關。專上學院開辦課程須經學歷評審局批准，因而必須照顧社會的需求，文化承傳由於較難評估，不易作為開辦有關課程的理由。陳榮石先生也同意大學與專上學院的考慮各有不同，而且隨着時代變遷，中小學校的語文訓練和社會上實際的資訊模式顯然有別，這也是專上學院重視實用語文訓練的原因。

鄧仕樑先生認為文化使命和語文訓練之爭已持續了多年，目前的情況是兩者皆未能令人滿意。其實這兩個教學目的是可以互相補足的。當前國文教學必須重視語文訓練，趨向功能化，才能(保存)下去，這是無可迴避的事實，但千萬不能視持這種意見的人為文化罪人。文化使命固然重要，但不能靠熟讀幾篇課文去灌輸。教師可以通過

教學熱誠，培養學生的使命感。

至於語文訓練的取向，是否應該配合不同科系的需要，李家樹博士認為基本能力的訓練較專業中文的訓練重要，他把兩者比喻為武術中「內功」與「招式」的關係，楊鍾基先生也同意這種看法，但其他與會者仍有不同意見。

大專學生國文程度測定

兩所理工的中文課程都採用「度身訂造」的方式，力求與有關科系的專業需要配合，吳尚智先生指出這有類廚師與客人的關係。鄧仕樑先生則提出，廚師的角色能不能變成營養師？即不僅僅順應某科系的要求，協助提高其學生的語文能力，更從語文教學工作者的立場，提出專業的意見，譬如說當今的大學生應該到達怎麼樣的程度。討論由此轉入大專學生國文程度測定的問題。

陳榮石先生說理工學院計劃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參加一項中英文程度考試（Exit Test）。由於中文考試的設計由中文組負責，因而對學生中文訓練的內容可以變得較主動，而中文教學也可望成為理工的必然組成部分。陳先生提出目前要克服的困難主要有兩方面：

一、訂出對語文水平的要求

二、確保所教的中文知識對日後從事不同行業的學生有幫助。針對這些困難，理工學院將調查畢業生的行業分佈及從事這些職業所需的中文知識，具體計劃是訪問超過二百家工商機構，然後由校內專家分析調節，訂出對語文水平的要求，及考試的運作方式。

陳先生指出這種「出關」考試可以保證畢業生的語文水平，也可以加強學生上中文課時的學習動機。另一方面，基於香港的經濟地位，本地的語文習慣對國內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大專院校發展中文訓練應能加強這種主導作用。

與會者對理工的計劃反應熱烈，楊鍾基先生認為各院校可以考慮合辦大專基本中文水平考試。他指出目前中大「大學國文」的設計也有類似之處，「大學國文」的學期考試有把關意味，學生必須及格才能畢業。但楊先生質疑透過調查訂定語文水平標準的方法，他重申基本語文能力應較行業中文重要，過份側重後者會令教學內容變得偏狹，大專中文水平的測試應量度學生的基本能力。其他與會者認為專上院校開設的科目，外界往往以社會功能衡量其必要性，因應實際需求是正確的做法。也有與會者指出理工的計劃，除了調查訪問外，還經由專家調節，始可消除過份偏狹的傾向。

另有一種意見反對在大專階段才測定語文水平。周國正博士認為語文水平測定應在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階段，現時假定中小學未能完成的語文訓練，以大專一年或一學期的課程去補足，這是不可能的。但范國先生則認為高級補充程度會考和大專的中文

水平測試並無衝突，學生在進入大專前參加一項語文程度考試，畢業前又參加一項校內的「出關」考試，是很合理的安排，外國行之已久。這樣既可保證大專所收學生的質素，又能向社會交代。至於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限制下，國文教學的目標如何擬定，范國先生認為應致力於引起學生繼續學習的興趣，其關鍵在於「出關」考試的寬嚴，必須令學生明白，學習中文是連續的過程，修讀「大學國文」並不保證定能通過考試。訂出明確的水平要求後，國文教學的目標自會較清楚。

總體而言，與會者大多同意大專學生應有相當的中文程度，至於劃定水平的具體標準屬技術問題，可以進一步討論。

大專學生中文程度與中國語言及文化科

目前大專院校不少科系錄取學生並不要求中文科及格，因此很多大專學生在預科甚至更早的階段，已放棄修讀中文。但1994年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開辦後，情況當有所不同。由於多所院校決定把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及格列為入學必要條件，屆時多數大專生在入學前已經過兩年的中文訓練，其語文程度應與現時的學生不同，因而各院校的國文教學必須相應調整。

鄧仕樑先生認為應先研究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訓練能達到甚麼程度，然後考慮大專教學如何銜接，假如結果表明該科及格已符合大專學生的最低語文水平要求，則大專國文教學可以採用選修方式，向學生提供文學、文化、思想等較高層次的科目。

楊鍾基先生、李家樹博士、周國正博士都負責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籌劃，楊先生指出，該科兼顧聽、讀、講、寫、思維、自學各種能力的訓練，全面適應升讀大專及投入社會的需要。大專的國文科則可在此基礎上增加學術性、專業性的成分，如閱讀原始資料能力、研究能力的訓練。另一方面，公開試成績只反映相對的程度，大專的語文工作者可以考慮訂出絕對的水平。由此看來，大專國文科不難設計出與預科課程有別的教学內容。

陳榮石先生也認為由小學至日後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都是正規的學校訓練，大專的國文教學應培養學生在職業方面或研究方面的語文能力。周國正博士則反對分別看待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階段的語文要求，因為研究能力屬於思考的範疇，和語文訓練是兩回事。

李家樹博士指出，港大中文系原來因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而調整一年級課程編排，顯示系方相信此科確可代替部分一年級課程，但現在得到的消息是，中國語言及文化科五個單元：閱讀理解、聆聽理解、說話能力、實用文類寫作、文化問題，港大只要求其中三項及格。由於五卷所佔分數不同，學生可能在全科只取得百分之十幾分數的情況下已符合要求。李博士認為此舉或在於預防大專聯合招生後，收不到中文較差而其他科目表現出色的學生，而且文化問題、寫作訓練對理學院而言，並非必要。

但假如其他院校相繼效法，足以令此科崩潰，因此在各院校未明確訂出收生條件前，很難估計曾修讀此科的學生能夠達到怎樣的語文水平。

交流合作

座談會最後討論各大專院校的國文教學如何交流合作，李家樹博士、陳榮石先生都認為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設計是合作的基礎，陳先生又強調大專國文教育應注意與中學訓練銜接。吳尚智先生則認為畢業前語文能力測試值得合作，最初可以由學位課程開始。

楊鍾基先生提議由大專界、高級補充程度教師、社會人士組成學會形式的團體，舉辦研討會，並交流課程材料。至於語文水平測定，可以由各校合作，也可交由教署統籌。